

顏山雜記

益都孫廷銓伯度纂

鄉校

聞之先正之言曰先王之興文治非獨長養賢能以陰消天下之跋扈而去其怒也故五尺之童入塾知敬杯酒之聚無禮必譁庠序之教顧不重哉及其敝也士氣浮薄莠言日進使秦人遷怒於詩書而一炬盡之又厲禁焉卒之民氣

顏山雜記

二卷

一

飛揚教猱升木其禍旋自中之乃更速於游談而詩書固至今存也故禮教雖薄勝於無禮學術雖敝善於無學何也穆然充盛者甲兵之色也溫文遜志者俎豆之容也今試與建羽旛擐甲胄干戈決拾鼓角而起雖仁者於此奮焉有殺人之心矣試與列絃歌陳詩史講席在前更老在右雖勇者於此汕然有安禮之志矣若是者何也勢固使然雖其衰敝勿可廢也鎮之學

宮莫詳其始宋元嘗設山長以主守之蓋僅矣
明嘉靖間通判羅賢增修式廓自是春秋釋菜
品式備具諸士皆從禮俗寢昌文學興起世有
顯者矣

按石馬村古佛院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
碑刻是益都縣顏神教諭鄭琥書恐卽當
時山長也今廟中明碑乃云此廟之設創
于元統三年元統是順帝最初年號豈學

顏山雜記

二卷

二

官已設于元初而學宮顧遲于元末耶且
元統紀號止歷二年嗣卽復襲世祖故號
改元至元又並無元統三年也其說訛誤
不足徵今不載

趙汝弼字

嘉靖癸卯鄉科

趙敬簡號龍泉嘉靖丙午鄉試第 名鞏昌府

通判

趙敬賓字玉臺敬簡弟嘉靖戊午鄉科宿遷知

縣

李時華字還青萬曆癸酉鄉科

趙爾待字需齋敬簡子萬曆癸酉鄉試第四名

金華府推官

李時輝字惟青時華弟萬曆戊子鄉科己丑進

士西安府推官兵部主事復降大同府推官

邑人通政曹璜有傳禿翁李贄焚書有答李

惟青書

顏山雜記

二卷

三

欒行言字訥菴萬曆乙酉鄉科霍丘知縣

劉若虛字惺源萬曆辛卯鄉科

張曉字明衡萬曆庚子鄉試第二名丁未進士

兵部尚書總督宣大

趙振業字暨垣萬曆戊午鄉科天啓乙丑進士

御史巡漕江南督學江南副使晉階叅政

王弘化字懷麓萬曆戊午鄉科茶陵知州

張聯軫字朗生曉子天啓甲子鄉試第三名

孫景昌字義侶崇禎癸酉鄉科庚辰進士南昌知縣有傳在別集

劉龍光字昆綠崇禎丙子鄉試第四名丁丑進士行人

趙進美字韞退振業子崇禎丙子解元時年十七歲庚辰進士給事中叅政

孫廷銓字伯度崇禎己卯鄉科庚辰進士大學士

顏山雜記

二卷

孫廷鐸字道宣崇禎壬午鄉科

趙班璽字受介爾待曾孫順治乙酉鄉試第四名丙戌進士御史巡按四川山西

張聯箕字卽公曉子聯軫弟順治戊子鄉科乙未進士鄉寧知縣

張之翰字平侯曉孫順治辛卯鄉試第二名時年十六歲

李融和字介昭順治庚子鄉科

呂維翰字仲英康熙癸卯鄉科丁未進士

按益都縣孝婦鄉編戶二十一社鎮城附郭八社耳右所集錄悉附郭人外如列卿記所載王讓字宗禮幼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永樂中簡侍皇太孫讀書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暢太孫敬而愛

之時同事之臣陳山張瑛以順旨被寵戴綸林長懋則強諫不少詭隨惟讓謙默寡言每進規諷亦委曲切中事情太孫歛容聽之及扈從北行常被召見適甘泉教諭張昱東阿教諭韓岫永年教諭劉順皆被簡擢爲國子博士侍皇太孫讀書讓雖先進以官序折節下之意恬如也洪熙初太孫正位東宮進左春坊庶子未幾東宮卽位是爲宣宗以傳導

功陞讓吏部右侍郎綸等皆居其次時同官黃宗載負才尚氣讓每懷退遜遂交好日密在部二年因浙江秋租負欠積多命讓督理未幾卒時七十四讓言若不出口而持身素履人所不及洵歷榮顯恭儉若布衣時爲上簡注未嘗矜耀忠亮清介始終如一孝鄉八陡社人也又郡志列鄭光溥號一山嘉靖丁酉以選貢舉北京解元戊戌進士除行人歷

陞山西提學僉事瞻通五經先行後藝西七向風孝鄉原泉社人也翟鳳翀字凌玄萬曆甲辰進士知任丘擢御史以中涓漸作威福主權慮有旁落抗疏指斥呂貴冉登等且曰陛下一切政令批發雖曰親裁獨斷實非公聽並觀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叫闈不應所當前而善爲逢迎者皆宦寺也叅嗔喜而居其會巧陰陽以行其私相引相煽轉伺轉工請

乞差遣之命至不逾時而川人行政偏以閔
隔釀叢脞之階折檻批鱗之士或傳重辟而
元惡大憝反以夤緣生出脫之路熒惑屢售
浸假遂開如呂貴冉登凌應登之事旬日間
迭見告矣天高難問長此安窮臣憂其終故
怖其始後至天啓間卒如其言遂退居不出
及魏璫敗起兵部侍郎天津巡撫孝鄉西河
社人也皆以村居稍遠未敢敘列餘尚多人

顏山雜記

二卷

七

悉如此例

灌長氏曰余自童丱時常遊鄉校見堂下喬木
皆大于車輪後學徒不戒失火延燒而泮池銀
杏扶疎交蔭猶至今存思人愛樹繫人已深况
近聖人之居乎學宮之側故有郵亭歲久摧敝
鞠爲茂草別駕葉君先登取其廢地闢爲講堂
以益學宮欲與諸士讀書講藝其中其事未就
遽已罷去而亦非其罪也惜哉

逸民

夫風俗之盛豈不關教化哉彼匹夫一節之行固不出於鄉閭而詩咏徧德書稱從欲動關主極若此者以醇龐近古一以見教化之行一以見王澤之久苟其隱約而型世小人之澤固亦猶夫君子也彼汝南先賢益部耆舊去古人已遠讀其書猶想見其時况三五之際乎孝鄉僻陋在山中而隆萬以前風俗龐固賢行高致時顏山雜記

二卷

八

在諸生布衣間於今亦少微矣夫公慚卿卿慚長自昔歎之觀世者寧無怒於中乎聊論次其傳志嚮往焉

李封公寶字魯峯少以力聞長更折節教諸子以儒學顯而自隱居藥籠間人慕其樂易所居輒倍售同業皆不及又卜別業孝水之濱種植竹樹蓄琴酒狎漁樵以自娛子時輝舉進士有學行實爲孝鄉之倡魯峯嘗有句手

香丸藥後心靜理琴餘又題竹詩主人愛竹
比琅玕幾度栽培幾度看今已枝枝成大節
直將斫作釣鼈竿聞之其孫篤云

張南野先生名堯封先世稱白馬張氏先生移
家傍學宮自幼習於禮容俎豆被服造次必
於儒者教四子皆爲莊士家法醇謹不得輕
是非人物卽對門生後進詞色溫溫其言若
訥其行若俯不敢以齒德加人至人有急難

顏山雜記

二卷

九

空乏望門投止則解衣推食若將不及臨行
贈餞卽家無有常假貸與之叔子明衡公旣
貴乃折券焉

趙貢士祐自號玉沙性簡淡讀書深默甚有檢
裁父應時嘗以貢士爲蘭陽主簿家故淡薄
祐又耽讀不措意生產愈益貧落或至齋時
已過妻孥尚懸釜以待有不堪者輒顧笑曰
姑徐徐無妨我讀也居常晏坐一室冬夏不

謝衣冠萬步徐行意閒閒既無惰容亦無窘步以此人未或窺其際焉晚好青鳥之言雖已策名閉戶不仕追摹伏讀著地理紫囊書若干卷寒夜手錄凡三易藁而成邑人兵部尚書邢玠爲序而傳之世多有其書茲不論樂翁誥余鄉布衣也勿穎俊喜讀書更能強記人有試之者窺翁一覽之書謬摘一二事以爲談柄翁卽揭其本末源源不竭顧性端慤

顏山雜記

二卷

十

不趨時閒居肆志竟絕意於功名登山臨水搖膝吟咏以此自樂萬曆丙申歲忽思壯遊遂度鴈門登五臺翱翔關塞時疆吏漸已惰窳每遇風物蕭條銅鑿夜起輒興歎侘賦物流連以攄其磊砢落拓之氣迨歸積詩滿冊置巾箱中六十年無知之者其孫珽偶檢廢篋得之乃付梓余弟保安令廷錫爲論定之余讀集中如宸居工辭攝宰府喜相傾地利

猥云盡天階敢謂平此雖庶人之議實當時
實錄藥言而惜乎君相之不聞也問錄如左

金雀屏

金雀非凡鳥如何數更多三春飛不去終日
戀青柯似有諷意

五臺山

勢聳天原近雲連禪院孤雪山迎客凍寒月
照僧疎石影虛空住溪聲梵誦無禪那真妙

顏山雜記

二卷

七

相不數輞川圖

奉和撫軍魏公與劉靜老飲于部署

秋色看將盡歸圖尚未成不嫌杯酒淡重與
故人傾近塞寒常早憂時氣未平鴈門如穎
上應奏德星明

塞上稀知已夫君有素心自公時一過追往
意何深月落燈爲續秋涼杯可任白頭人已
倦多事未投簪

和鴈門晚眺

絕寒溪聲不斷流空山落木報高秋邊庭火
息征人喜邸閣寒生旅客愁千里孤臣懷北
闕數行歸鴈過南樓天涯知己誰同在不擬
人間說壯遊

曾大父柳溪公諱延壽故處士也家世朴魯
曾大父獨信嚮儒術小子六歲就塾師于孀
感里舍時侍曾大父起居每見鄰父三數

顏山雜記

二卷

三

老翁來就曾大父笑言數數有所稱說或
復相太息又時探篋發籌筴共布算事竟還
納封之間治壺榼携與俱去小子方蒙昧意
不辨也曾大父先故有石田悉已付兩
大父所居惟堂一寢一餘屋八九間僕婢才
給灑掃晨起檢料畢卽還視鑪座工人鑪座
者余家自洪武掣籍所領內官監青簾世業
也維國家營建郊壇饗殿則執治其榼屏簾

愧之事而鱗次之琉璃品映上徹罕恩義取
乎青象穹蒼答玄貺也隸籍內廷班匠事焉
故世執之也過是則復退簷下共前鄰父笑
言啞啞矣一日小子顧見所居堂楣梁間有
蒙茸塵封者以問諸父曰彼卷然者何也曰
文軸也盍張焉曰敝矣敝則曷用藏之曰昔
我翁有高義爲鄉里盛推有贈言焉誼不
可廢也其高義奈何曰昔高苑南鄙人有販

稍于我里者旣得貲納橐裝矣俄而過市而
逸其驢以喪其橐突入乎吾家我翁發之
見爛然貲也緘滕以待徐招其人而還之寶
則其實也而驢腹加果矣其人慕此高義歸
治贈言返頌謝焉至今猶曰孫如竹者其人
也我翁以謂人苟有一善未嘗不重于鄉
將以教示吾曹故雖敝不可廢也曾大父
儀容豐碩廣額疎眉鬖鬖有鬚然畢皤矣年

及杖置鳩杖一然不時杖也小子稍益大以
身爲杖會大父杖焉時杖杖時杖小子負
劍辟叫匍匐奉履綦以足受之意欣欣色煦
煦也時及弟鍾更迭互進小子進所得果餌
必令分遺弟弟進亦令以遺小子且撫之曰
我教若兩祖力學垂四十年鄉里謂且置我
輿上日可期也今不能辨馬耶命也夫吾老
矣時小子漸有心知感其言乃憶諸父老簷

下共語時數數稱說者乃謂孫氏敦龐好禮
能事詩書行大其世且說書史道故舊爲娛
樂也其太息者憂時念亂謂兒曹行見此也
其探筭布算還復納之者相與醵金爲賙給
寡乏婚葬資出入服息必歸其餘簿錄之也
其壺榼俱去者爲人排難解紛或里中有報
賽當往爲祭酒也是皆老而無倦矣會大
父善歌歡至而歌樂也融融每以歲七月

初度置酒北堂。兩大父洗尊奉觴。諸父薦盤殮。小子輩授几。布席。曾大父顧而樂之。賓至離席降階攝齊從事。拜獻卽席。金奏作鼓。一再行。無算爵。賓主雖成禮而退。賓乃顧曰。樂哉衣冠之會。四世一堂。歌斯咏斯。聚族於斯。自里中諸大姓未有此也。以是熙熙爲八十年太平人物。卒後十五年子孫遂以次顯。

顏山雜記

二卷

五

李布衣時白字嘿菴爲人爽朗善談吐嘗遊公卿間意適往不屑山水禽魚襟琅琅也性好詞令兼善丹竈頗量情惜福不以侈汰爲豪每閉戶丹成出以示人不過銖兩取足以給壺餐具雞黍而已曰吾福薄不敢以多財賈禍也余嘗讀嘿菴詞令二卷音調每有未叶然當其意得瀟灑開曠如鶴唳霜臯鳩啼春晝如月圓月缺一時霎不識江山也折倒的

有形骸沒、話說百年身、千年調、誰是豪傑、天生下李後、奢輕財、那管燈明滅、世不學假惺、惺心似鐵、他怎知酒杯寒、再斟重熱、休笑俺、酒泉竭、氣分折、吟成愛向楓林寫、醉懶從他、竹徑、歆閒情、只共沙鷗說、澹人營業衷腸、話說的來、寧貼假、做真、到底成寬孽、隨邪事、從來不、徹鬧炒炒、苦調甜、急忙忙、悲攪樂、亂紛紛、巧弄拙、你看我紅梅綠竹堂、白酒黃雞社、

顏山雜記

二卷

六

但逢場耍些杜甫曲、江春浩然驢背雪、庾亮樓頭月、風光到處閒、何必逢佳節、休等待、人情問者知、那日覺醒來、急回頭、晚了也、

孫志武字景烈、本江都人、少年避仇來、季水樂此土、遂土著爲人、瀟爽喜讀書、善談議、潑墨作梅竹、皆疎挺、有生氣、旣入庠、爲益都諸生、教授生徒來者、日衆、乃於屋後起小亭子、栽几竹榻、怪石花藥、卽事爲工、有籬菊、悠然之

意每晨興升講席諸生長幼各以班處危坐
橫經抗聲講義四座悄然稍倦輒掩卷說他
事及古今人物雜以咲謔聽者粲然爲之解
頤破顏殆忘其煩乃整襟復講以此人人自
得如對友朋之樂十五學日進而不自知其故也
旣罷退入竹亭散髮偃仰具香茗客至則讌
談終日諸生卽有疑難轉相教說人盡其意
亦不復數數進溷先生也後徙居顏泉東墅

顏山雜記

二卷

七

年已八十尚日夕勤勵引燭鈔書纖纖作細
字或步屨顏泉之上吟風弄月以歸不知老
之將至焉

翟徵君良字玉華弱冠聰悟有思理從父宦遊
武昌嬰弱疾劇甚會遇明醫數月得差從此
刻意方書窮治冥緬如是七年轉得統緒旣
盡發古人之奧府又能以意叅互用之及歸
爲諸生方治博士家言而其好方書日益甚

鄉里友朋或病者時一投藥試之並輒問可
已而小試小效大試大效不復能自避闕輪
蹄童叟日集門庭所活人不可量數矣順治
戊子徵書下撫軍撫軍下郡縣守令到門
勸爲之駕趣乘傳詣京師既至館于光祿
署酒醴餼牽大官朝夕供張甚厚又數召
入禁門皆適以他故中休未得輒賜燕見
會有心害其能居數月罷去年七十餘歎曰

顏山雜記

二卷

六

醫小道也後生不敏或束書不讀或復讀之
不能通其意將以救人之爲適足殺人者蓋
多多矣乃綜輯舊聞辨其同異摘其謬誤著
其機要其未發者間以己意疏演並論次之
著書數編曰脉訣彙編經絡彙編藥性對搭
本草古方講意痘科編余嘗爲刊行之嘗有
病家患閉秘者延醫數輩來皆不效乃迎翁
至按其前方曰我知之矣乃取提氣一藥倍

長之諸醫皆相顧笑。翁曰：弟觀之方，就食藥，熟以進食，未既，主人報曰：可矣。一座盡驚。乃謝曰：此病氣不下行也。我輩力下之，猶不得。今反提其氣而效，若是此何理也。翁曰：諸君獨不見含水葫蘆乎？滿而不瀉者，止有一孔，氣不得通，故也。今吾上通其氣而下自行，此自常理。願諸君不察耳。衆乃服其生平持論，通亮如此。

顏山雜記

二卷

五

附季義三人

冷茂才日升龍州扶襯記曰：先君諱植，元字養冲，性好遊，東涉高句麗，西窮哈密，山川風土，人物歷歷可指，掌談也。又數遊嶺南，已卅歲，携仲子日晟而南，兵火，泃泃滄桑，代謝長往，異域生死昧如已，卅餘年矣。已丑歲，洋泃飄入浙東，風傳參中華人，不參隨督學翟于園先生，以往歷訪，年餘，罔有踪迹，乃歸。又數歲。

適韞退趙先生擢嶺西大叅不孝開關俱往
遇鄉里喬君際寓將客遊粵西不孝忽心動
長跼泣涕託之訪求意亦不敢知也會韞退
先生將齋捧入賀于京苦無所依往返閱歲
輒與俱比再至端州而喬君自粵西來微聞
先君旅視消息似在龍州不孝乞韞退先生
移文左江道且具扁舟相送端州至龍州五
千餘里溯牂牁而上灘險凡三百七十有奇

其最者如蒼梧之長洲滾龍南平之崆嶺銅
鼓潯州之龍門虎跳南寧之火燄烏蠻太平
之羊尾魚影波勢怒號危石側立舟蟻貫其
中稍失尺寸立成齏粉雖長年篙師至此無
不惴惴色變呼額神明以求須臾之濟路出
石門日亭午舟子牽挽間虎出叢薄搏一人
而去其舟與人虎相牽絆幾俱廢柁師斧斷
之得免至鹿村大風壞舟進退無策仰天而

號忽有乘風揚帆而來者急呼求救至則豫
章劉基臣韞退先生端州幕中所晤客也握
手相慰遂附之同舟過橫州永淳其地多盜
艇日夜行劫往來裹足及達南寧則左江道
已去任窘甚謀之基臣卽以嶺西之移陳情
于南寧太守虞公慨然移書于思明府郡丞
左右之蓋以土屬皆所統轄也再逾壘城則
無復中華人矣男婦形狀侏僂語言文字不

通無可奈何適遇廬陵彭翔如者際寓疇昔
交也往來于此歲月滋久深得彼中風俗語
言際寓嘗以先君之事寄託之恰自明江下
馱棉不期而遇信宿商畧俱返龍州際寓之
于先人計至矣又有齏客王姓者傳不孝仲
弟晟寄寓遷隆地近分茅嶺卽古銅柱界也
岐路彷徨艤宿不眠中夜嗚咽鄰舟有廉君
石玉者聞之問故遂贈言削牘與其朋好明

江任玉書加意區畫其人任俠諸土司所信服也又有同鄉許君鳳山德平人避地于此哀不孝事毅然佐之同往明江思明當事因玉書護導甚備遷隆去思明又二百餘里中道阻水風雨驟至昏如深夜人不相見幾于飄沒既至晉會司官情極惻窳且曰予龍州甥也總角時往來外家見有客傾倒座上予戲其旁舉座盛稱之曰此冷先生也今丰度

顏山雜記

二卷

五

尚可記憶若有子客寓于予峒屬予必知之因聚各鄉榔頭詢查僉曰未有始知馱棉巖客之傳多訛闕矣于是乘舟順流急還明江復因玉書集明江之耆艾問之有那利蔡鄭二客年皆髦矣舊客龍州嘗與先君邂逅近以避亂徙居聞不孝之請扶杖偕往由此之龍州路經滑石灘適與葬師譚先生遇蔡叟曰事有緒矣譚卽太翁忘形交也叟與俱至

甫停舟鄭叟引不孝至北門交帶橋遙指曰
太翁佳城當在此中矣太翁客此時與土官
出遊周覽指點歎賞後聞舉以相贈某依稀
記之及至其處荒茅鬱森無跡可辨不但不
孝泣血計窮二叟亦徬徨無措乃逐屋切訊
冀一遇之越二日市人嚴世隆者見不孝驚
顧相訊知其故歎曰小子君弟之友也太翁
之葬予以力助焉地不在北而在東生前形

容若何疾病若何棺木若何墓形若何土色
若何葬後交趾內犯土人奔竄君弟抱病不
知所終不孝亟起再拜同至東郊大江之左
土地祠之右墓封若斧形不類土司之圓而
銳也墓內土色以鋤取視亦如其言遂憑葬
師譚先生於四月初六日啓攢三日之內所
需悉具移柩之辰大雨如注不孝默祝曰雨
若此何以舉事意者先靈不欲歸骸故鄉耶

移刻忽大霽啓棺一如嚴言且殉衣顏色尚
未損平日家居所常服也維時土官督備及
與先人不孝一面之識者咸弔奠如禮爲不
孝加額嗟乎不孝之罪重矣阻絕廿餘年萬
里窮裔遂克奉遺襯以歸實先君之靈式憑
之至若先生長者二三親知周旋翊掖不遺
餘力甚至天涯未謀面殊服異俗之人翕爾
同情不孝何脩蒙此不孝庸陋無文不諳紀

顏山雜記

二卷

書

述然仁人君子之用心不敢泯也謹據始末
書其槩云

灌長氏曰觀生之貌殆文弱士也而意思深篤
不忘其親初其往也鄉里悲其意而疑其事豈
不以道險且遠歷時之久茫茫萬里在蠻荒中
措手何從哉乃艱難百折而其事卒濟觀其成
也蓋有天幸焉抑可謂難也已矣余讀其傳不
忍沒也有子若此雖遠遊可矣

趙春盛籠水人父謨使酒無賴失其祖資好鬪鄉里畏之春盛甫冠卽隸賊曹爲健兒家貧不能治弓矢器具但以膂力時侮其同輩庚辰冬大饑萊蕪新泰間揭竿日起使者檄交下責賊曹不擒賊舊制賊曹本郡外兼制四邑各以健兒數十人赴賊曹習指揮後邑長率輕賊曹索餉多不應健兒無食往往亡去時賊曹主者爲隴西李君別駕年已老得檄

無措亟率騎數人步數人馳詣新泰合淄川騎五十人新泰土兵四百人別駕喜曰可破賊矣趣往新泰令與健兒長世奇諫不聽會使檄又下不亟往且得罪辛巳正月初六日出新泰四十里卒與賊遇賊約數千皆盤長矛往來呼躍亟發砲擊之中數人不却俄而四面驟至衆潰騎者皆馳別駕老不能馳遂墮春盛爲步卒力戰已出圍返顧別駕墮復

還携之走未一里賊愈衆不能去道傍有短
牆扶別駕上自與賊鬪刺十餘人死賊環攻
之中數十劔兩臂不能舉乃仆而死別駕亦
遇害 趙進美曰巳卯春濟南陷萊蕪新泰
盜羣起事定率悔解去賊曹天雄董君至萊
蕪徐牖其魁斬之事平旋中考功法庚辰賊
初合不過數十騎餘皆荷鋤夫耳若以兩郡
兵殲之易易也乃相望不前而力驅數百鄉

顏山雜記

二卷

庚

農與之戰豈遂以此爲可勝抑猶異賊之悔
而自解耶濟則斥于文法不濟則身殉之又
何賊曹之不幸乎春盛爲予族弟年甫二十
一而能力敵以死其長然則謂世無其人不
可也竭閭閻以供戰士久矣一夫之烈豈足
輕重而卒不多聞何哉 此傳見清止閣集

許經歷尚忠者初不識字十餘歲給事人家每
見童子誦讀常竊聽之又好問時以手畫地

作字數歲粗曉大意好淵談所如輒不合曰
此不知我輒去之後事御史任公濬爲書史
初任巡按中州流氛大擾因病解歸越歲復
起督師河南闖賊去來窺汴已三歲矣乃簡
徒以行尚忠與焉前至長垣其軍中車騎材
官持文書迎者皆至夜宿傳舍忽城中大噪
城下賊適至舍中人悉起應之則前車騎材
官盡賊也已入傳舍劫任以行從者皆散走

尚忠獨從至順德不降俱被縛去欲兵之尚
忠在後呼曰死則死矣相公心放正者不可
亂任被劔悶絕復蘇賊乃緩之俱囚窄室中
守者入夜少怠尚忠從中抽椽發屋欲縱主
人去賊覺之未得行後持至京師賊敗乃俱
歸順治中尚忠以倉塲從事年勞選授瓊州
府經歷安撫山峒黎人又有勞効得其風俗
要領以歸自記履歷道其事甚詳殊可聽

風土歲時

蟋蟀在堂好樂無荒昭唐俗之儉坎其擊缶宛
丘之道知陳國之亡老人嬉戲纔如嬰兒識漢
道之昌市有躋人以為上瑞兆李祚之替然則
觀風問俗察其民氣雖甚細事亦得失之林治
亂之跡也昔子貢觀于蜡而譏一國之人皆若
狂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賜也非爾所知
也夫里閭之情通乎伏臘誰能違衆離俗自託

顏山雜記

二卷

天

于上古之世哉抑長慮却顧固不可不懷良士
之思也聊述風土見人情焉

立春日迎春于秋谷觴于范泉

元夜以琉璃碗燈薦佛並散門庭又集峩嶺下

作三日醮

十六日女兒相將作小姑娘戲

二月二日家家庭內以豆其灰作廩圈謂宜五
穀又作符置門上禁虫蝎也

一百五上塚添土令高次日展謁

寒食作水漿推飯經夏不餉日以凉水沃之却暑病解劬勞

清明飯牛益一乾糝田家語曰打千罵萬清明一飯女兒家作鞦韆戲

三月十五日四月十八日七月三日集顏文姜靈泉廟酬香愿四方畢至也

端午插艾葉以雄黃塗耳却虫害也絲縷如故

顏山雜記

二卷

堯

六月六日炒小麥作麩和蜜食之謂却熱除泄疾

春雨杏花秋山紅葉處處登高無須重九

秋七月設祭顏娘墳並及翁姑其祝詞是顏娘語官爲攝事緣情而設推孝之至此禮天下無也

八月朔日未出取花上露洗眼謂去風熱益清明又濡墨點小兒腹疾猶雪白花紅礪面作

華容也

十月一日既滌塲芻茭在野取之不問主人
巫鼓樂神十一月大盛

臘八作粥投諸果餌食之

匠人作屋雖復廣堂高樓只一敷仰瓦不須重
合歲久不漏他處效之輒漏也

民間娶婦輒以篋一雙置門上

娶婦納幣女家輒以筵箸納酒尊中謂十停九

顏山雜記

二卷

三

住作吉祥也

喪家裝老不用綾紵綢緞止取絹綿謂綿者綿
綿絹者眷也猶繾綣也

執喪孤子無婦或無子婦主內治者間以治喪
日省禮成合謂共更父母之喪同事異室于
禮爲權而傳曰縗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喪者相弔楮錠太豐雖貧家動損數百錢此禮
恐難繼也

喪家競作佛事道釋竟御箏絃或曰此亦天樂
須有楞嚴經曰辟如琴瑟篳篥篪雖有妙
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故天王帝釋執持不
廢也此雖微言終成戲論

大家治喪邀人作棚場結爲樓閣雕墻高者二
三丈皆以布帛雜采爲之照耀山谷此太侈
不可久也

春秋丁祭無官分獻諸生攝之

顏山雜記

二卷

三

主人召客席終遙見粉湯則客起爭門按范致
明岳陽風土記湖湘間賓客燕集供魚清羹
則衆皆退如中州之水飯也

四月蠶熟榭葉長皆取葉裹粟米麪山花作角
食

八九月拾橡栗作粉食

顏山雜記二卷終